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年后，小舅家的小老表黑毛来我家拜年，带来一个女孩，说是女友。那女孩长得跟水葱一样，却染了一头金发。黑毛解释，她是吹萨克斯的。一个打工仔能找一个文艺人，我真替他高兴。这一说就是二十二年。

黑毛上到高中，没考取，不想复读，就背着包袱去东北打工。小舅是个明事理的人，虽极不情愿，但还是默许了。后来一次过年，小舅捏着身上铜色皮夹克，很享受地跟我说，羊皮的，很软，是黑毛买的。

初八，我已回到本地上班，突然接到妹妹电话，说黑毛煤气中毒，生命垂危。我当即赶回老家。原来，黑毛和女友节后就去了东北，准备去见丈母娘。在火车上，他们一直站到沈阳，有三十多个小时。到了出租屋，实在太累，就草草烧炕睡觉。哪知煤炭没烧开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，黑毛当时就没了性命，女孩命大，被救回来，却在医院治疗中。

小舅瘫坐在沙发上，时而昏厥，时而清醒，见我回来，摸出身上仅有的六百元钱说，你要去沈阳，把黑毛带回来。又昏了过去。当时大家还瞒着小

到杏园的时候，花已经开过了。满园的花瓣都在地上，刚刚冒出青绿的草尖上，顶着一朵又一朵被风吹落的残瓣，花朵粉白，远远望去，地上却有一层粉红霞光覆在青草上。“纵被春风吹作雪，绝胜南陌碾成尘。”一阵风吹来，树上残留的花瓣也飘飘摇摇似雪花一般飘落。树下的人，抬眼看看这样一场杏花雪，又低下头想自己的事了。

天忽晴忽阴，云朵忽闪着，阳光若隐若现。可是游人如织。游园的人，奔着杏花而来，可是杏花已经落了。但是人们仿佛并不在意。那些岁数上百的杏树下，人们或坐或卧，或乐或看着别人乐，也有人在想着自己的心事。拍婚纱照的新人，满眼笑意；这四季独好的春天，这桃之夭夭的季节，正适合嫁娶。

四月中旬，天气正好，不冷不热。在远方，杏花早已退出春天的舞台，桃花落去，毛茸茸的青果缀满枝头，洋槐花刚打出骨朵，樱桃的小果子还是青涩淡黄的，郁金香倒是识趣，此刻正一起绽放。北国与南方，有着不同的花期。此处，杏花落尽春归去；远方，开到荼靡花事了。

红楼梦第六十九回，夜深月中天，群芳开夜宴。麝月掷得花签，上云：“开

明人冯梦龙短篇小说集《醒世恒言》中有一篇《苏小妹三难新郎》，说苏老泉“又生个女儿，名曰小妹”，虽容貌不扬，却绝顶聪慧，连苏东坡也赞叹道：“吾妹敏悟，吾所不及。”苏小妹不仅有才，而且眼光独到，她自主择婿，选了才子秦观。新婚之夕还要“三难新郎”，顺利过关方准进房。却说那三道题的前两道是谜语，最后一道则是对对联，上联是“闭门推出窗前月”，后秦少游在苏东坡的提示下，对以“投石冲开水底天”，于是大功告成，“丫鬟拥入香房。这一夜，佳人才子，好不称意。”书中最后写道，“其后小妹先少游而卒，少游思念不置，终身不复娶云。”

当然这是小说家言。“苏小妹”不见正史，《全宋诗》《全宋词》中均无其名。清钱泳《履园丛话·杂记下·苏小妹》载：“或有问于余曰：‘俗传苏小妹嫁秦少游事有之乎？’余谢曰：‘不知也。’时余适修《高邮州志》，翻阅《淮海集》，乃知少游之夫人姓徐氏，为里中富人徐天德之女……”原来秦少游的妻子叫徐文美，这在他的《淮海集》卷三十六《徐君玉主簿行状》中有记载：“（徐君玉）子男五人，曰文通、文仲、文刚、文饶、文昌；女

丧事

舅，但他心里早就明白了。六百元，能办什么事？当夜，我就去借钱。第二天一早，又跟小舅的大儿子匆匆赶往沈阳。

到了沈阳郊区，正是大雪以后，一栋栋矮小、肮脏的出租屋里，住着清一色的家乡人。大家围到一起，我说，请各位帮帮忙，化点缘，不然事情我办不了。出门是挣钱，那些人刚从老家过来，哪来的钱？但遇到这样的事，大家都没话说，出门借钱。一天后，我收到一万多元，加上我们兄弟几个凑的八九千，办丧事的钱应该够了。

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，打工仔过的是什么日子。一个个十来平方米房子里，乱七八糟地堆着工具、衣被和厨具，土炕上的被子都是灰的，看不出一点本色，钻进去睡觉，炕心太烫，若移身炕沿，又冻得哆嗦，但他们还是二百三百地捐了钱。

小舅嘱托，一定要拍个照片我看看。我去找摄像师。那摄像师见是民

杏花与荼靡

到荼靡花事了。”又云“韶华胜极”，令在座各饮一杯送春，宝玉皱眉藏签。

然后宴散人离，然后家败势衰。韶华胜极。春尽则极，繁华应逝了。

一直都以为荼靡只是花开的一种情态，华美，奢繁。很久以后，才知道它原来也是一种花。看过它的图片，模样似曾相识。繁盛的叶，簇拥的花，白色的瓣，淡淡的蕊。不华而美，不奢而繁。

植物学上说荼靡，春尽开花，花单生，重瓣，大型，白色或浅黄色，色香俱美。

《花镜》言：“荼靡花有三种，大朵千瓣，色白而香，每一颖著三叶如品字。青跗红萼，及大放，则纯白。有蜜色者，不及黄蔷薇，枝梗多刺而香。又有红者，俗呼番荼靡，亦不香。”

或许是春尽或者是繁华将逝的暗示吧，历来许多诗句提到荼靡，其中多少有些黯淡、凄冷的味道。

王琪诗：“开到荼靡花事了，丝丝天棘出莓墙。”苏轼诗：“荼靡不争春，寂寞开最晚。”郑会诗：“荼靡香梦怯春

工，开口就是二千。我说我是做广播电视的，知道什么价格。他坚持说，大正月遇到这样的事晦气，低于五百，坚决不干。就谈成了。表妹说，我们哪晓得是这样，你不来就是两千了。

出殡那天，天降大雪，满目素白，不见五米的距离。乡亲们到了三五十人，都给黑毛送最后一程。我安排了遗体告别仪式，致悼词说，黑毛，你惊动了苍天，他给江山披素为你送行。

后来焚烧黑毛的遗物，我见那衣服都洗得干净，整齐摆放在箱子里，还有几本书和一个篮球，其中有《论语》和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表妹说，黑毛出工回来，不喝酒，不赌钱，就看看书，拍拍篮球。

至于那女孩，我去医院没有见到。她父亲说，她不时昏迷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能再刺激了。我丢下一束花，五百块钱，仓皇而逃。此后双方就断了联系。二十多年来，每想到这件事，我都无比煎熬，所谓大难来时各分飞，我实在太明白其中内涵。但愿她后来结婚生子，快乐地生活着。

寒，翠掩重门燕子闲。”

荼靡送春，难怪麝月掷到这一支，宝玉皱眉呢。只是，郑会的这句“荼靡香梦怯春寒”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了，荼靡开，花事了，春事尽，又何来“春寒”，何来“怯”字？也许，正是荼靡“怯春寒”所以留到最后，送春归去？

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关于荼靡，只淡淡两笔：“酴醾之品，亚于蔷薇、木香，然亦屏间必须之物，以其花候稍迟，可续二种之不继也。‘开到酴醾花事了’，每忆此句，情兴为之索然。”

我也情兴索然，不仅是为荼靡，也为这身处塞外的杏花，花事了，春天也尽了，来年，如果还有来年，来看花的人们，又会是誰呢？

想起王菲唱的《开到荼靡》。那一种很怪的声音，仿佛发声不出，又沉如闷鼓，形容不出来。可是，你一定懂得“心花怒放，却开到荼靡”的哀伤。

原来，荼靡，倾尽所有，也只是开出了一株连绵的痛。

就像这满园杏花，若在南国，杏花初开，春风始吹，春天才算刚刚繁盛起来，可是，在此处，遥远的边疆，杏花满园，风吹飘落之后，这一季的春天就要作出告别的姿态了。

“清风舞细柳，澹月隐梅花”。苏小妹认为联是好联，但还不太理想。“坡云：‘然则妹将何说？’云：‘清风扶细柳，澹月失梅花。’二人抚掌称善”。故事很好地凸显了苏小妹的才华和魅力，同时也是赋诗撰联时锻字炼句的生动实例。文字是表情达意的工具，一字一句的运用，务求恰到好处，这样才能得心应手地表达作者的情怀。

苏小妹的故事尽管是虚构的，但苏轼与秦观却谊兼师友，关系十分密切。秦观是天生的才子，文采华瞻，敏感多情。因政治上倾向于旧党，被视为元祐党人的秦观，绍圣后其遭际一如苏轼，累遭贬谪。他不比苏轼心胸开阔，旷达乐观，一次次流放耗尽了他的生命。元符三年（1100）八月，秦观在内迁途中病卒于藤州光华亭。苏轼闻知，大为悲痛，慨叹：“少游不幸死道路，哀哉！世岂复有斯人乎？”“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！”

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！”或者正是因为秦观诗词蕴藉，人物风流，而“苏门四学士”中东坡最善少游，民间才会附会出一个才学气度不让卓文君的苏小妹，并花团锦簇地让她选婿秦少游吧？

◇丹青卷陌 西洲专栏



西洲，本名张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29期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芳草》《雨花》《山花》《朔方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你好，旧时光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平地波澜》。

◇网络热文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